

晚风·龙光塔

母亲的针线匾

| 谢建骅 文 |

前段时间回家，一进门，就看见母亲在堂屋门口的太阳底下做针线活，她戴着老花镜，娴熟地挥舞着手上的针线，身旁放着一只柳条针线匾。我没打扰她，只是站在一旁静静地看着，多么熟悉的针线匾，看着母亲挥针引线的情景，似乎一些过往在脑海里又鲜活了起来。

母亲今年九十一岁，身边的那只柳条针线匾，是她三十多岁时在集市上买的，圆状的，直径约五十厘米，边缘用竹篾子加麻线固定，显得既质朴又稳固。它被桐油刷得黄澄澄、光亮亮，历经岁月的漫漶与浸润，已从最初的柳白色变为深棕色，母亲视之为宝，一直带在身边，为全家人纳鞋补衣，历经几十年，针线匾成为母亲一生操劳的无声见证。

针线匾虽是破旧，可里面满满当当都是母亲的宝贝。有五颜六色的丝线、碎布头、剪刀、顶针、针锥、镊子、针夹子、旧挂历剪成的鞋样、老花镜、划粉、竹尺等，针线匾里的布袋，装着旧衣服上拆下的各种纽扣和打毛衣剩下的五颜六色的毛线卷成的小球，全家人称之为：“百宝箱”。母亲的针线匾是我们全家过去穿衣的依靠，里边承载着母亲的温暖和家的味道。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家家并不富裕，生活艰难，穿衣戴帽都是人工制作，“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针线匾里的零碎是缺少不了的缝补所需，衣服破了，针缝掉线了，母亲就端出针线匾缝缝补补。每年冬季，母亲都要给全家人做布鞋纳千层底，这时针线匾里的碎布、夹在旧书里的鞋样及其他一些物件就派上用场了。母亲用针线匾里的碎布块，糊“鞋骨子”，把晒干的“鞋骨子”平铺在桌上，照着鞋底样儿一块一块地剪下，摞成“千层底”，钉鞋底时，遇上难钉的地方，母亲先用针锥子引个眼，下好针，然后用顶针使劲一顶，等针尖在鞋底对面露头时，用针夹子夹紧，用力一拔，“哧哧”鞋绳就被牵引过来了，最后收紧。一双双千层底就是在母亲的一针一线和千万次重复下完成的。那时，冬天的夜晚，夜深人静，我们早已进入梦乡，起夜时，多少次看见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母亲的千针万线纳的是对孩子的爱，纳的是对全家人的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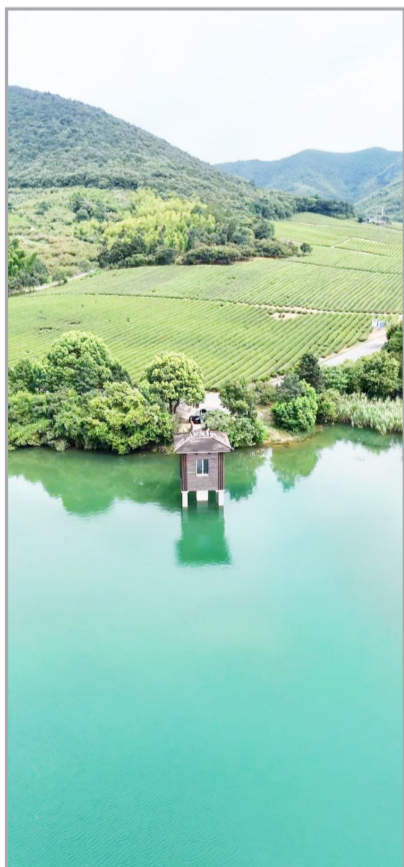
母亲勤俭持家，针线活也做得很好，她把旧衣服舍不得扔、拆下来的各种颜色的纽扣攒在针线匾里的布袋里，并且把做衣服时剪下的各色碎布头整齐地包好，放进针线匾的一角，里面的东西，母亲一样也舍不得丢弃和浪费，只要有时间，母亲东拼西凑，各种颜色的布料头，在母亲手里变成了好看耐用的坐垫、椅子靠背垫等。小时候，我们上学没有书包，母亲就把针线匾里的各种碎布头剪成一块一块的三角形的布，交换着颜色拼出了鲜艳的图案，用心地做成书包，在那时也显得挺时髦，这是母亲辛劳的杰作，我们背着母亲缝制的书包，跳跳蹦蹦去上学，显得十分高兴精神。母亲针线匾里的那些缝补器具和老物品，现在已十分鲜见，在百货商店买不到的东西，在她的针线匾里能觅着，乡间货郎担里的东西没有她针线匾里的东西齐全，这些物件，是母亲缝补浆洗的得力助手，也是她应对生活琐碎的法宝，也因为这个针线匾，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方便。即使物质丰富的今天，针线匾的一些物件照样能派上用场。去年，我买了一件棕色的西装，挺好看的，我喜欢穿，可不知什么时候，

掉了一只纽扣，我去服装店里询问，可就是配不到同款的纽扣。这时，我想到了母亲的针线匾，嗨，还真找着了，同色同款，母亲给我钉上纽扣，整洁如新，我心里很是欣喜。

母亲识字不多，但对社会的人情世故、为人处世之道理解很是深透。儿时，我们经常在她身边看她做针线，记得一次，我们写完作业，看母亲做针线补衣服，她边补衣服边教育我们，讲“小洞不补，大洞吃苦”的道理，意即一件衣服破了个小缝洞，应及时缝补，如果小洞不缝补，会越扯越大，大到再不能穿了，只好重新缝制新衣。后又联系我们的学习，要求我们现在要认真学习，今日事今日毕，做事不可拖延懈怠，学习一旦落下，就很难赶上，我们听了，不住地点头答应。同时，母亲还教育我们爱惜衣物，学会做人。这些日常点滴，如同细密的针脚，缝进了我们的成长记忆。

母亲的针线匾与我们的童年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有时还帮她绕线板、绷线、理鞋绳等，拿针线匾里剪刀和锡箔纸里的针儿别鱼钩，用线板上的棉线扎风车架、放风筝，拿布包里的碎布钉沙袋、做毽子，立夏时，拿绒线团结蛋网等，这些有趣的过往深深镌在了我们的记忆里。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补丁衣裤逐渐淡出生活，母亲的针线匾，虽已破旧，她仍当宝贝带在身边，我们买给她的新衣服舍不得穿，旧衣服总是破了补，补了穿，依然保持着勤俭的生活习惯，我们也传承母亲的勤俭家风，衣帽鞋袜掉线了，纽扣落了，绝不随意扔弃，请母亲缝好再穿，母亲的针线匾是家庭琐碎生活的帮手，更是勤俭精神的象征。



一湖青绿

史晨霏 摄影

语丝·五里湖

树山守：一枚图腾的新生

| 吴宇林 文 |

太湖之滨，微风吹过，却是温柔而清丽的，将我带入了苏州太阳山北麓的树山村。

太阳山，是太阳的居所。仰仗阳光照耀，满山的绿树层林如浪，尽情铺展。树山，古名“鬪山”。《辞海》云“鬪，盛谷的圆囤”，“鬪”在吴语中读“树”，后人干脆将“鬪山”读作“树山”。一字之改，不仅是多音的顺口，更是自然与人文的契合，寄寓着这里的人们对“草木繁茂，谷物丰登”的祈愿，一如山间的草木，生生不息。

去时正值初春，刚进村，便遇见千亩梨园正举办着一场盛大的花事，嫩白花瓣沾着晨露，娇嫩欲滴，宛如白色云海般浩瀚在我的心头蔓延流淌。沿路山坡上，茶园新绿点点。茶农们指尖翻飞，将饱满的嫩芽投入腰间竹篓，空气中幽幽浮动云泉茶清冽的气息。而在不远处的“头采体验”专区，游客跟着茶农学习采茶技巧，欢声笑语与助农直播展示交织升腾——茶艺师现场演示云泉茶冲泡技艺，茶农在田间娴熟采茶，实时呈现给手机屏幕前的人们，订单在评论区滚动，新鲜春茶借助时代的网络，畅通无阻地将树山的春味，送往千家万户。

然而，树山更深层的美，并不仅仅在自然物产的鲜活，那条通往森林的木栈道深处，隐约显现的被历史雕琢过的摩崖石刻与古建筑，似乎藏着我更感兴趣的秘密，等待我去聆听。

沿着青石板路前行，森林木栈道依山而上，半山腰的云泉寺黄墙青瓦，隐现于雾霭之中，真像一幅晕染的江南水墨画了。寺旁石壁上，“大块文章”四个摩崖石刻大字，自然是遒劲有力的。想必这不仅是在赞美树山的风光绝胜，更是对这片土地厚重的人文底蕴深情的吟唱。如今，只需轻扫导览二维码，沉默千年的石刻就会向游客诉说背后的文人轶事，千年文脉借助语音，可感可触摸，在和你低语。

云泉寺早已不是单一的寺庙，被打造成了融合“礼佛、文化、研学”的沉浸式空间，一砖一瓦，文化的气息都浸润其中。始建于明代的介石书院，也已脱胎换骨，摇身一变，成了苏州图书馆树山分馆。明代古风庭院里，窗竹摇曳，踏入其中，顿时沉浸于“门外千根竹，家藏万卷书”的清雅意境里。这些沉睡在岁月里的古建筑，借助“乡创+文创”的东风，早已被唤醒。行走其中，我渐渐读懂了树山的千年故事。

正午时分，我来到一家名为戈家坞的农家乐。店面装潢古雅，与介石书院一脉相承。店老板是个精干健谈的退伍军人，借助乡村旅游的热潮，参加村里的创客联盟和技术培训，还入选了《江苏省米其林指

南》。餐桌上，素三鲜，清蒸馄饨鸡，竹笼牛蛙，金花菜蚌肉……在保留农家原味的基礎上锐意创新。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筷清蒸馄饨鸡，大快朵颐间，忽然发现，餐具上印着一个圆眼睛、圆耳朵，咧嘴笑起来憨态可掬的卡通形象。店家告诉我，这是树山的“文化代言人”——树山守。

谁能想到，这如此有趣的文化符号，竟源于村里那沉睡了五百多年的年兽石像。几年前，驻村规划师团队在村里发现了这些年兽石像。他们用三维扫描仪将年兽数字化，又融入大石山摩崖石刻“唯和呈喜”的意蕴，为这古老图腾赋予了“秉唯和呈喜、守家国天下”的全新内涵，取名“树山守”。守，就是守护，守护这里的山水文脉、人间烟火。

如今，这个卡通形象已发展成庞大的“家族”，衍生出近百种文创产品，涵盖商务礼、快销品、小众款等多个系列。村里开出三家实体文创店，配电箱、院墙、分类垃圾桶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成为独属树山的文化符号。

我走进文创商店，指尖抚过印着树山守的笔记本、马克杯与挂件，细腻的材质间，仿佛承载着树山的灵秀风光、厚重文脉与乡土温情。一枚书签，复刻了摩崖石刻的字迹；一个帆布包，印着梨园春雪的景致；一盒茶叶礼盒，盒面绘着云泉寺的晨雾——这已不仅是简单的形象设计！一个原本几乎被遗忘的古老图腾，就这样被创意唤醒，成为了树山村最亲切的“代言人”。树山守，就这样彻底融入了村落的血脉里，成为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化符号，守护着树山的历史，陪伴着树山走向未来。

黄昏时分，我沿花溪漫步，溪水潺潺流淌，岸边垂柳新枝轻摇，远处的石山层峦叠翠，一幅多么绝美的农家早春图。夕阳为梨园镀上一层鹅黄，温馨而动人。宁静的村路上，孩童欢跳嬉戏，村民结伴拉家常，空气中弥漫着茶香、泥土芬芳与人间烟火气。远望过去，在这样的氛围里，云泉寺在余晖中更显庄重，千年文脉也似乎复活了，且愈发温柔，就这样贴着我。

暮色渐浓，路灯次第亮起，我的影子被拉得很长。离别之际，虽是短暂的初见，心里挥之不去的，是“树山守”那跨越五百年的笑容，可爱的，鲜活的，温柔的，新潮的……



江南腔调工作室